

诗抒胸臆

迎新二首

■王养浩

醉中天

今夕为何年？把酒问青天。日历翻尽人未闲，挥手又一年。万家灯火团圆，寒雨绵绵，骏马在前。

调笑令

看否，看否，千里雪飘悠悠。梦见杏花嫩柳，九天嫦娥泪流。泪流，泪流，春来江山锦绣。

除夕即事寄沪师友

■冯如

晨光破雾远山雄，千户迎春黏福红。风过江头花正暖，还携吾愿到江东。



一树芳华，彩霞千缕。 ■陈祖金

意犹未尽

年货

■陈茂生文

新春佳节将临，想起当年工厂的“年货”。

忙碌一年，工资卡上数字是“业绩”的体现，而无论职位高低，从厂长到保洁员人手一份的“年货”，就属于皆大喜欢的福利，更是企业的颜面，当然值得期盼。

元旦一过，关于年货的传闻不胫而走。有说今年效益好，分量蛮重的，也有说上面提高了考核指标所以“花头不浓”的。直至“消息人士”宣布车间管理员拿着一份职工名单“刚刚上楼了”，众人明白“谜底”即将揭晓。

不出意料，没多久听到有人喊“叫几个年纪轻的过来帮忙”，刚才还嘟囔“吃力煞特了”的立刻屁颠屁颠地跑过去。不一会儿竟引着一辆卡车倒进车间，车厢里铁笼子摞得一人多高，里面上百只活鸡“咯咯哒、咯咯哒”地忐忑不安，车间即刻变成养鸡场。

等下班工友都提着鸡回家了，鸡笼里还孤零零地匍匐着几只鸡，那是几位因病事假没上班的，晚上不知是否有专人照看，反正车间里鸡毛横飞，气味浓郁。

过几天又有惊喜：人均一个大猪腿。下班工友有扛在肩上的也有背在身上，并戏谑“背支‘驳壳枪’回家”。那几天，一条马路七八厂的职工都在窗口、门口探头探脑，看厂里发年货。

但发农副产品的确麻烦，随着市场经营进一步灵活多样。年货变革成一张二指宽的大红色礼券，中间还有一个篆刻体的“福”字，看着就有喜气，关键中间一行字“躬请在某月某日前光临本店，您可选择一套A、B、C套餐”。车间管理员对着名单认真勾划逐一发券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收券的随即揣入贴身口袋，下意识地用手拍拍。

一人一券一编号无需搬上搬下，但没了过年前夕咋咋呼呼的热闹，终是遗憾。

大礼包，成了年货第三波变化的成果。一个硕大塑料包装袋，喜庆的红色是基本色调，还有的会印上单位名称。常规大礼包不外乎芝麻核桃莲心木耳还有若干塑封腌腊腊品等，但一定没有鲜活农产品。不说包干乾坤有多大、名堂花样多不同，鼓鼓囊囊一大袋提在手上招摇过市，多少有点得意。如果还有礼券加持就是“双喜临门”、若工资卡的数字令人惊喜更是“三阳开泰”。

其实，要的就是这么一股热闹劲，在兴师动众费心费力的喧闹中还夹带一点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的风味，企业凝聚力由此飙升。那晨光，工作辛苦、收入不高，负担不小，但因年货而来的获得感实实在在、由心而生。

世相百态

排队忆当年

■章云华文

新年到了，商店里为“血拼”年底优惠而排起一长串队伍的情景越发多起来。

每每看到这些场面，忍不住就会回忆起多年前，自己作为一个单薄少年排队采购年货的经过。

清晰记得，那时到过年了，按照大户、小户的规定，领取肉票、家禽票、鱼票……一大叠花花绿绿的票据，写清了指定购买地点、标明了截止时间。

每家每户小心翼翼地收藏着，因为只有靠这些“花纸头”，才可以买到平时难得一见的食品，否则不要说招待客人，连自己都无法解馋。

因为冰箱还没有普及，买早了怕不新鲜，所以基本上都是挨到年三十前的一周才开始去买。

或许大家的想法一样，因此临到了这几天，大街小巷上的马路菜市场可热闹了，真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。

需要排队的摊位太多，大冷天又不想每天都早起，不知是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好办法，用一块碎砖头、一个破篮子、一方瓷凳子，加上自己一个人，可以同时排好几个队。

我也学样，事先看好了相邻的几个摊位——太远了不行，轮到了叫不应，留下没名没姓的“实物凭证”——砖啊篮子啊什么的，然后就在几个摊位间来回“巡视”，看看哪个到了，立即用人替换实物，买好后欣然又去“赶场子”。

那时候大家真的很照顾的，你正在

这个摊位上忙乎着，那个摊位队伍前进了，人们还不声不响地把你放在他们身前或身后的“身份证”依次向前挪动。

看看快轮到你了，还会大声招呼你。甚至你赶不及，他们也会关照营业员或后面的人，让你来了可以“合法插队”。

几个回合下来，大家彼此也熟悉了，那样你就可以更加放心地去多排几个队了。

想想也真的很奇怪，你放的那些破玩意儿，前后排队的人都非常默契相互认可，基本上没有人会把它们踢开，也不会有人来冒充，大家都在按照“规矩”在行事。

就因为这样，尽管那时我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虽然来回走动脚酸点，但依然可以花个半天时间，将全部年货买好。

只是当初是为了“解决温饱”而排队，是为了一年一度的“改善伙食”而排队，在过年的兴奋中也透露出一丝无奈。

现在好了，商品供应非常丰富，不需要集中采购了，大卖场、超市、便利店到处都是，可以随用随买。

即便临时来客人，没有什么准备，上个酒家聚餐也花费不多，排队的现象是越来越少。

真的很怀念当初排队的光景，这并不是说我喜欢回到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怀念的是那种人与人之间信任、谦让、互助和友善的美好感觉。

岁月悠悠

保暖鞋

■张勤文

小时候一入冬日，小河浜、垄沟里常结着厚厚的冰，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清冷的光。小小的我们却不惧严寒，身上穿着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棉裤，头上戴着冲天帽，脚上蹬着老棉鞋，像一群欢快的小麻雀，在寒风中嬉笑玩耍。

那时大家都穿老棉鞋，老棉鞋是母亲手工缝制的，足够厚实，但也笨重，走路颇有些费力，但小孩子玩心也大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乡间小路上蹦蹦跳跳地往返上学放学。那时的布料主要是棉质土布，不耐磨，穿久了鞋底、鞋头总会有破损。遇上雨天，没走几步鞋底就被雨水洇湿，冰冷的水汽顺着脚底往上窜，冻得脚趾生疼。

我们小时候所处的80年代，正值改革春风吹遍，社会发展飞快，新事物层出不穷。到小学三四年级时，身边陆续有同学穿上了保暖鞋。

还记得，第一次看到同学穿保暖鞋时的情景。有天课间休息时，我像往常一样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玩耍。突然，注意到一位同学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鞋子，那鞋子的颜色是从未见过的亮蓝色。我好奇地凑过去细看，它的鞋面平整，没有一丝褶皱；鞋底厚实而有弹性，踩在地上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，那柔软的触感让人羡慕不已。

那是一款从店里买来的鞋子，相对于手工老棉鞋，厂家标准化生产的保暖鞋，优点诸多。名字就讨人喜欢，直奔御寒主题，一听就仿佛有一股暖流在心底流淌。版型也简洁，干净利落，没有了手工老棉鞋那种繁琐的拼接和缝线痕迹。颜色更丰富多彩，有蓝有红，有藏青有咖色，还细分出深浅色，每一种都鲜艳，为单调的寒冬增添生机与活力。

细心的父母也早已看到了保暖鞋的优点和流行趋势，还等我开口呢，父母就满足了我的愿望。那年冬至后的一天，当我穿着厚实的老棉鞋放学迈进家门时，母亲就神秘地拿出了一只鞋盒，说是今年家里养的几只母鸡产蛋量高，在农贸市场卖完一篮鸡蛋后，手里有了闲钱，就直奔小镇百货商店给我选购了一双保暖鞋。

我惊喜地打开鞋盒，正是我心仪已久的蓝色保暖鞋。母亲让我穿上试试大小，我故作镇定地小心穿上鞋子，系好鞋带，缓缓迈开步伐，在房间里走了一圈，真是又跟脚又轻巧，又温暖又舒适。

那一晚兴奋得有些舍不得脱下保暖鞋，睡在床上，竟还盼着早些天亮，第二天好穿着保暖鞋上学去。有了这双仿牛筋底的保暖鞋，每一步都带着弹性，上学放学的步伐愈发轻松，遇上雨天也能行走自如，不用担心雨水渗透。

到了上初中时，校园里又流行起款式更时尚、用料更讲究的旅游鞋，曾经风靡一时的保暖鞋逐渐被取代。保暖鞋难觅踪影，但它带来的温情记忆，至今依然暖意融融。

楼上的电子钟跳到八点，有邻居提议：“咱们跟那些守岗的人视频拜年吧！”于是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小李接通了派出所同事的视频，张大伯接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，陈阿婆也和电厂的

楼上的电子钟跳到八点，有邻居提议：“咱们跟那些守岗的人视频拜年吧！”于是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小李接通了派出所同事的视频，张大伯接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，陈阿婆也和电厂的

楼上的电子钟跳到八点，有邻居提议：“咱们跟那些守岗的人视频拜年吧！”于是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小李接通了派出所同事的视频，张大伯接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，陈阿婆也和电厂的

楼上的电子钟跳到八点，有邻居提议：“咱们跟那些守岗的人视频拜年吧！”于是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小李接通了派出所同事的视频，张大伯接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，陈阿婆也和电厂的

楼上的电子钟跳到八点，有邻居提议：“咱们跟那些守岗的人视频拜年吧！”于是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小李接通了派出所同事的视频，张大伯接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，陈阿婆也和电厂的

楼上的电子钟跳到八点，有邻居提议：“咱们跟那些守岗的人视频拜年吧！”于是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小李接通了派出所同事的视频，张大伯接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，陈阿婆也和电厂的

楼上的电子钟跳到八点，有邻居提议：“咱们跟那些守岗的人视频拜年吧！”于是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小李接通了派出所同事的视频，张大伯接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，陈阿婆也和电厂的

楼上的电子钟跳到八点，有邻居提议：“咱们跟那些守岗的人视频拜年吧！”于是手机屏幕亮起来，小李接通了派出所同事的视频，张大伯接通了女儿的越洋电话，陈阿婆也和电厂的

杨浦记忆

“大堂”团圆饭

■陈雨文

除夕当晚，暖阳斜斜地照着小区服务驿站的玻璃门，“党群服务站”几个大红字光鲜喜人。保洁阿姨与志愿者支起的长桌上，已经摆上了热心邻居送来的红桌布、白餐盘、花边碗，还有几串晃悠悠的小彩灯，这里便成了我们杨浦老公寓的“年味儿大平台”。

牵头的是十六楼的赵先生，中气

十足嗓音柔和：“各家各户把拿手菜端出来啊！荤的素的甜的咸的，北方的南方的，海派菜肴大聚会，有菜我们拍手欢迎，没菜的来人参加我们也欢迎，大家别客气哈！”

一层层楼道喊话语音还没有落定，一楼的王老教授端着一只砂锅来了，掀开盖子，是喷香的腌笃鲜，冬笋脆嫩，咸肉油润，热气裹着香味儿往人鼻子里钻。“我家兰兰今年回不来，领

导安排她今晚值班迎接马宝宝出生呢！你们来替她尝尝鲜。”老教授笑着，皱纹里荡漾着别样的温润。

五楼的小李是个治安警察，昨天值完夜班连轴早班，今天特意赶回来，端来了妈妈刚刚做好的炸春卷，金黄金黄的，咬一口咯吱响。“所里好多兄弟都在岗呢，守着路口守着街面。”他笑着说，往独居的陈阿婆碗里夹了个春卷，“阿婆，您尝尝，脆着呢！”陈阿婆的儿子是电厂的工程师，年三十要盯着机组，陈阿婆本来要守着儿子张罗的一桌菜“唱独角戏”，如今却有一大桌人陪着，乐得她笑口闭不上。

越来越多的菜端上了长桌，十二

儿子连上了线。屏幕那头，穿警服、着工装、披白大褂、套戏装的，传递着家人间的亲情祝福。

在上海，在杨浦，这种从石库门弄堂的一家一户小团圆，到新小区老公寓的群楼大欢聚，变的是团圆的场域，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气与人情味。

当然这从不是除夕的“专属限定”，爱心驿站、党群服务中心的灯光，日日月月都翻新着花样，春分有人分享插花技艺、端午学做包粽子、立秋蒸香糕，冬至吃汤圆，365天的爱串连起来，把那份“搭把手、同取暖、大家乐、共分享”的海派温情，酿成了一桌丰盛而味醇的“满汉全席”。